



鲁班的传说

朱 心 著

黄子希绘图

鲁班的传说

朱 心 著

黄子希绘图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发行所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1.25 字数 19,000

1960年4月第1版 1978年4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: R10024·2564 定价: 0.11元

目 录

造 桥.....	1
鱼抬梁, 土堆亭.....	16
角 楼.....	26

造 桥

在某地一个小镇外的河沿上，有一群工匠，正在建筑着一座大石桥，夕阳照在河沿上，发出金黄色的光辉。

沿河来了一位赶路的老年人，他一见这座大石桥，就停住了脚步，耸了耸肩上的搭袋，凝神地注视着桥上桥下正在忙碌着的工匠们。

他见工匠中，有个人衣服穿得跟工匠们不一样，在人群里串来串去，象在找什么人似的。一会，又有一个象领头模样的工匠，向这个人打招呼，老年人想，这大概就是掌墨师了，不觉向他们走近了些。

老年人隐约听到其中一个人说：“工程做得太慢了……十七日必须完工，千万不能耽误……”

又听掌墨师回答说：“李司事^①放心……到时候一定完工。”

又见他们讲了几句什么，那李司事就走了。

掌墨师继续检查工程，老年人一直注意着他。

^① 司事：指当地群众推选出来，暂时办理一件事情，和管理账目的人。

有两个石匠正在凿石头，被掌墨师看见了，便走近去责备他们说：“谁叫你们把这块白石凿得这样小？”

“掌墨师，是你早上嫌石头大了叫我凿小的呀！”石匠说。

“嗯……可现在太小了，没用啦！”掌墨师一跺脚走了。

那两个石匠望着他的背影，不满地摇摇头，做了个怪脸。

下工的梆子响了。匠人们放下了工具，喧嚷声代替了打凿石头的声音。

老年人正在想着什么，忽听有人招呼他，转身一看，原来近旁有一个卖酒的酒棚，招呼他的是酒棚的主妇——一位年老的婆婆。

老婆婆向他问道：“老大爷，看您不是本镇的人吧？”

老年人说道：“我是过路的。”

“那您一定走累了，进来喝点酒歇歇吧。”

“不喝了，我还要上前面镇上找住处去呢。”

这时，有几个石匠到酒棚来喝酒，老婆婆看见，就忙着去招待他们了。

这几个石匠一边走一边说：“我看掌墨师自己心里都没数呢！”说着走进酒棚去了。

老年人心里想，其中定有缘故，就不由自主地在酒

棚前的树根上坐了下来。

老婆婆殷勤地招待石匠们坐下，拿起酒壶替石匠们倒酒。

那个凿白石的匠人问道：“婆婆，买卖好吗？”

老婆婆苦笑道：“罗小哥，这小小酒棚有什么买卖，还不是吃了上顿愁下顿。”

另一个姓杨的石匠安慰道：“婆婆，等我们这大石桥完工，过往行人多了，您这儿买卖也会好起来的。”

老婆婆问道：“新桥什么时候完工？”

杨石匠说：“本月十七。”

老婆婆担心地说：“哟，本月十七日立春，正好开迎春会，新桥能完工吗？”

石匠们互相看了一眼，罗石匠粗声粗气地说：“我看哪，要就是完不了，要就是稀里哗啦赶完了，人挤多了也得垮！”

老婆婆吃了一惊：“那还了得呀！”

酒棚前树根上坐着的过路老年人听了更是吃惊，就加倍专心地听着他们的谈话。

这时，罗石匠又开了腔，他对老婆婆说道：“年年都得开一次迎春会，每年都要花费乡亲们不少钱，今年又正好摊上造新桥，造桥的费用也要从迎春会费里出……”

老婆婆着急地抢着说：“哎呀，可不是！连我这孤

老太婆也不许少拿，可怜，我多年积攒的一点儿积蓄，都给他们拿走了，别的人家那还要苦啊！都揭不开锅啦。”

姓罗的石匠愤愤地说：“可咱们这位掌墨师怎么样呢？整天稀里糊涂，主意一天三变，心里一点数都没有。就说那块白石吧，一会儿说大了叫改小，一会儿又说改小了不够大，连石头也扔了！”

老年人往里一看，见讲话的正是刚才那个凿石头的匠人，不由得看了看远处被他们扔了的那块白石头。

从工地那面传来了一阵开饭的梆子声。

“开饭了，走吧！”石匠们说着，向老婆婆告别，吃饭去了。

老婆婆将他们送出门外，看见那个赶路的老年人，坐在树根上，望着桥，正在沉思着，便奇怪地问：“咦，老大爷还没走？您不是急着要到镇上找住处去吗？”

“现在不了……”老年人说着站起身来，望着前面的石桥说：“我要上造桥的工地去，去找工做，那掌墨师姓什么？”

“姓赵，”老婆婆又指着前面河边，“那不是赵师傅正走着吗？”

老年人别了老婆婆，在河边找到了赵师傅，就对他说明：“赵师傅，过路人用光了盘费，做几天短工行不行？”

赵掌墨师上上下下地把他打量了一番，摇着头说：“你这么大了，有气力打石头吗？”

老年人爽朗地回答说：“留下不会白吃饭的。”

赵掌墨师又把他打量了一遍，觉得那么大的年纪，又是过路的，要是不照应他一下，确是有些说不过去。于是只好无可奈何地说：“好吧，来，我给你引见引见。”说着领了老年人往工棚走去。

工棚里，匠人们有的正吃饭，有的才盛饭，有的已吃完在洗脸漱口。

赵掌墨师向大家介绍道：“伙计们，这位老大爷，嗯……”转身问老年人道：“贵姓？”

老年人说：“我姓鱼叫日。”

“喔，鱼师傅，过路人，想在这儿做短工，哪班人手少你就留在哪班吧。”赵掌墨师把他留下了。

匠人们有的在打量着老年人，有的在小声地议论着什么。

罗石匠有点瞧他不起，便轻视地说：“老大爷，干我们这行活路不容易啊！开石头要有腰力，打桥墩得有手力，打栏杆还得靠眼力，你这么大了，行吗？”

老年人没有说话，也没有什么反应。

赵掌墨师见大伙这样，心里很后悔，可是又不好意思言而无信，让他走。于是便冷淡地对老年人说：“那末，你明儿就随便找点活干吧。”

“好，那太好了。”老年人说着，放下肩上的搭袋，就留下来了。

月亮升到了当空，夜已深了。工棚里响起了一阵一阵的鼾声，匠人们已经都睡熟了。

老年人轻轻地走出了工棚。

门外，只见明月照亮了整个工地，月光照在未完工的新桥上。老年人从搭袋里拿出一把曲尺，把桥上桥下的每一块石头都量了一遍，只见他微微地摇了摇头，就向四面寻找起什么来。

在酒棚附近的河边上，老年人找到了一块白石头，他拿尺量了又量……

天亮了，值日的匠人敲着梆子，石匠们纷纷上工了。

那个姓罗的石匠和另一个匠人来到他们昨天打石头的地方，一眼看见那个老年人，正低着头，在专心地打石头，仔细一看，认出是他们昨天扔了的那块白石头，不觉好笑起来，便对另一个匠人说：“看，咱昨天扔了的那块白石头，老大爷捡了去在使劲地敲着呢！”

“他搞什么呀？”

“谁知道？”

老年人只当没听见，还是打他的石头。

罗石匠他们又说了一阵俏皮话，就打自己的石头去了。



从这以后，老年人总是专心一意地打这块白石头，从早到晚，从不离开这块石头。东方刚发白，他就已经在河边上打石头了，一直打到天黑，看不见了，才停手不打。夜里，等大家都睡熟了，他又到工地上，拿了曲尺，东量量，西量量。

日子过的真快，还有两天就是十七立春日了。

这天夜里，老年人又悄悄地起来，拿了把曲尺到外面去量石头……

有一个石匠从工棚里出来，看见石桥旁有个人影，吓了一跳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那个做短工的老年人，正在把石匠们白天打的那些石头量了又量。这个石匠看了，觉得很奇怪，就不作声地退回工棚里去……

第二天中午，下工的梆子已经打过了，赵掌墨师和罗石匠，另外还有几个石匠，坐在一起休息，闲谈。其中一个石匠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，神秘地指着远处正在打石头的老年人，轻声地说：“昨天晚上，我看见这老头在我们白天打的那堆石头旁边量来量去，鬼鬼祟祟地不知道在干什么！”

赵掌墨师不在乎地说：“这有什么，不用大惊小怪。”

“那末，那块你说凿坏了的白石，是你叫他打的了？”罗石匠问。

“我没叫他打。”赵掌墨师说。

“那你没见他已打了好几天了吗？怎么由他随便打呢？”

“……”赵掌墨师给问住了。

另一个石匠说：“算了，都是贫苦人，那么大年纪，用光了盘费，就照应他一下吧。那块石头原是没用的，打光了放在桥边当个石凳给人坐坐也好。”

这时，一个匠人忽然指着桥上说：“这不是李司事来了吗！”

赵掌墨师听说，慌忙迎了过去。石匠们仍旧继续谈论着老年人。

李司事正在桥面上观察工程，看见赵掌墨师过来，就走下桥来说：“明天迎春队就要打这桥上过了，怎么工程还是这个样？”

赵掌墨师很有把握地说：“就是桥面上还有几块石头没有装上，打算今晚赶夜工，明天一定能赶上。”说着陪了李司事去桥上看工程。

老年人就在桥的不远处打石头，听见了他们的谈话。

上工的梆子响了。匠人们陆续走向工地。

罗石匠他们正在谈论老年人，听见梆子声，便站起身，边谈边向工地走去，走过老年人的身边时，罗石匠和另外两个匠人站住了。

老年人正在一心一意地打着石头，来了人也没理

会，罗石匠见他这样，真是又好气又好笑，便讥笑地说：“喂，你们看，鱼师傅的眼力、手力、腰力，都不错呀。”说完大家一阵哄笑。

“喂，他到底打的是什么呀？”一个石匠问。

罗石匠说：“打的什么老人家自己恐怕也不知道，反正是闲饭吃多了，打打石头消消食。”罗石匠的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。

老年人慢慢地抬起头来，心平气和地说：“年青人，咱年老不中用了，做了几天工，也没有拿工钱，这块石头我就带着走吧。”说完搭起搭袋，抱起石头，走了。

老年人的行动，更引起他们的哄笑。

“看！他不怕累，还带着石头走呢！”

“哈！……”

在一片笑声中，老年人离开了工地。

老年人抱着石头来到老婆婆的酒棚门前，放下石头，坐在先前坐过的那个树根上，从搭袋里拿出工具，又丁丁当地敲了起来。

老婆婆听到敲打声从酒棚里走了出来，她看看老年人，奇怪地问：“咦，老大爷，您怎么上这儿来打石头了？”

“那些年青人有点手艺就觉得了不起了，我这样的老年人干不了啦。”老年人说。

“那您打算怎么办呢？”

“走啦，这就走。”

“上哪儿去？”

“我还没来得及想上哪儿去呢。”

老婆婆同情地想了想说：“可怜，您等一下……”说着跑进酒棚里去了。

老年人又继续打他的石头。

一忽儿，老婆婆拿了两块杂粮糕饼出来，送给老年人，让他留着在路上吃，老年人不客气地收下了。

老婆婆见他刚才还在敲石头，觉得很奇怪，问道：“您不干了，还打那石头干啥？”

“留给你用。”

“我要那石头有什么用？”

“留着当个猪槽。”

老婆婆笑道：“我连猪也没有啊。”

老年人立起身来说：“明天有人问你要这猪槽，就要他照应你这孤老太婆。”

老婆婆半信半疑，还来不及答话，那老年人已立起来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老婆婆俯下身去翻看石头，奇怪起来，自言自语道：“说猪槽怎么连个槽也没有呀！没有槽，还算什么猪槽？还说有人会要这没有槽的猪槽呢，老婆婆不觉好笑起来，“这老头原来也是个老糊涂了。”说罢将石头推到一边，回酒棚里做晚饭去了。

再说工地上自从老年人走后，赵掌墨师就带领匠人们，连夜往桥顶上装石头。

一部分石匠把已打好的石头抬到新桥上，一部分石匠就留在桥上装石头，还有些没有打好的石头，便由另一部分石匠赶紧在打凿。

就这样，一直闹到天亮，才算把已打好的石头全部装到桥面上，可是当装到最后一块石头的时候，这才发现桥顶正中还留着一个大窟窿，原来是赵掌墨师当初算错了尺寸，石头小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！这时天已经大亮了，过一会立春的时辰一到，迎春的队伍就要打这桥上过，要是不在迎春队伍过来以前打好石头装在窟窿里，把周围的石头都卡紧，回头那么多人在桥上过，桥就会被压垮。

于是掌墨师就急忙对罗石匠和另外几个匠人说：“快！照这个窟窿的尺寸再打一块石头，只要大小对，卡得紧，毛石头也行，越快越好！”说着就带了罗石匠一群人，急急忙忙地去找石头。石头找到后，大家就围在一起，七手八脚地打起来。

正在这时，李司事来了。只见他匆匆地从河对面走上新石桥，当他看见桥顶上正中还留着一个大窟窿的时候，便惊讶地大喊大叫起来：“赵掌墨师，怎么桥顶还有个窟窿？”

赵掌墨师听到李司事的喊叫声，便慌忙奔上桥说：

“正在赶呢……一会儿就好……真糟糕！只怪我算错了尺寸！”

“赶！迎春队伍马上就要出发了！”

这时，从远处传来了锣鼓声。

两人听到锣鼓声都慌张起来，赵掌墨师紧张地向桥下的石匠们喊：“好了！快搬上来再打呀。”

石匠们慌里慌张地搬起石头，跌跌冲冲地往桥上搬，大家都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，乱奔乱跑。

大家把石头往窟窿里塞，但石头太大，塞不下去。

赵掌墨师急得什么似的，嘶哑着嗓子喊：“别塞啦！再打小点……喏！这儿打掉些，那儿也打掉些，快！……打这边，唉呀，我的天！”

李司事急得转着圈儿说：“迎春队马上就要到了，还打？还打呢！”

正在这时，老婆婆来到新桥上看热闹，见到这情形，也不由得替石匠们担起心来，但看着、看着，忽然想起了老年人昨天送她的那个猪槽，看看那窟窿，似乎有点象！便对大伙说：“你们轰跑的那个老大爷，给了我一个猪槽，跟这个窟窿挺象的！”

罗石匠不耐烦地说：“好婆婆，我们都要急死了，您还开玩笑！”

赵掌墨师又喊起来了：“快打呀！打呀！”

大家又乱七八糟地打起石头来，不再理会老婆婆

了。

这时杨石匠凑到老婆婆跟前问道：“什么猪槽？”

老婆婆笑着说：“是个没有槽的猪槽，一块石头罢了。”

杨石匠心有所动地说：“您老带我去看看好吗？”

李婆婆答道：“好，随我来。”他两人一起走下了桥。

一忽儿，迎春队伍牵着耕牛，扛着农具敲锣打鼓地从拐弯处涌出来了，沿着河岸，向桥边走来了。

李司事急得满头冒汗说：“看！已经到了，你们就铺上一块木板也好过人呀！”

赵掌墨师急坏了，惊叫起来：“使不得！使不得！桥顶的大窟窿不用石头卡紧，这么多人过，会把桥压垮的！人会掉到河里去的！”

李司事气得跳脚说：“那你说怎么办？”

这时杨石匠和老婆婆已将石头搬上桥顶，放到了那个窟窿边上。赵掌墨师一眼看见那块石头和那窟窿的形状确实差不多，就象找到了救星似的说：“对！这倒有点路！”冲过去就想搬石头。

老婆婆突然向那块石头上一坐，着急地说：“慢着！那老头说过，谁要这猪槽，就叫谁照应我这孤老太婆。”

赵掌墨师和李司事一把扶住老婆婆急得连声说：“行，行，行！”

于是大家便七手八脚地将那块石头往窟窿里塞，